

大明湖自古为游览胜地，游湖之余，客人不免要吃喝一番，茶寮饭馆遂应运而生。司家码头是乘船游湖的集散地，便有雅园挑帘簾客。

清代孙点光绪八年(1882)所著《历下志游》卷三《城闾志》，在记述“可假座宴客”的酒楼时说：“最雅园坐地最佳，薄有园亭，可资散步。闻为某氏别墅，先期定座，偕三五友人，作竟日之聚，亦自有致，惟肴饍市诸各酒楼。”所谓“最雅园”，是说雅园与后宰门的鹿鸣园、九华楼，芙蓉街的中和园、北渚楼、海山居，百花洲的百花楼，王府池的风翥楼，金菊巷的福庆楼等酒楼相比，环境最幽雅舒适。花木葱茏，庭院深深，室内屏风绣帘，字画映目，茶具、食具、酒具都是一色的鸡红竹节陶瓷。它大体类属旧仕宦宅第改作的“庭院酒墅”，没有厨房，肴饍需要其他酒楼供应。

民国初年，雅园有了灶厨，化身为饭馆兼茶馆。1914年出版的叶春暉所著《济南指南》一书中，司家码头的雅园与贡院门前的吉元楼、后宰门的岱北楼、起凤桥的风集楼、半壁街的万福楼、商埠纬五路的泰丰楼、二马路的百花村等共15家一起列入中菜馆名录。同时，它还与明湖居、鹊华居、柳园一起列入茶馆名录。

雅园经营鲁菜，菜品丰富多样，档次颇高。山东某军阀娶儿媳时，在这里大摆宴席，海参鱼翅之外，竟上了一道烤乳猪。烤乳猪起源于山东，最早见记载于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之“炙豚法”。在清代，烤乳猪是皇官御膳和达官贵人的肴饍，“满汉全席”中要菜之一。清代文士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，曾写到山东抚台送老残的一桌酒席中，就有“烧小猪”(即烤乳猪)这道菜。

1922年7月，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，历史学家韦润珊与柳诒徵、竺可桢、白眉初、王伯秋等学者在7月2日游览了大明湖。他在《赴济南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纪游》一文中，记述了在雅园用餐之情形：“雅园边大明湖，风来水上，汗气顿消。饮清茶一杯，即以二元‘自磨刀’。自磨刀者，济南之通用语也，给以洋二元，肴膳一听堂倌之支配。四盘八菜，清冽可口，而鲜胡桃与芹菜同吃，觉别有一番风味焉。”鲁菜名厨寇传华的父亲在此掌勺，招牌菜有葱烧海参、糖醋鲤鱼、油爆双脆、官保鸡丁、奶汤蒲菜、蝴蝶海参、清汤燕菜等。这里说到的“鲜胡桃与芹菜同吃”，乃指济南传统菜奶汤核桃仁，制作时，将鲜核桃仁去膜皮，芹菜在沸水中焯过，炒勺内放入白油烧热，下入奶汤烧沸，靠至发浓，加入鲜核桃仁、口蘑、玉兰片、芹菜和绍酒、姜汁、精盐等，淋上熟鸡油，盛入汤盘，撒上熟火腿片即成。核桃仁脆嫩，芹菜清香，汤鲜味美，不失为一道佳肴。

同年10月，胡适到济南参加全国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会议，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同(姚)书城到司家码头，雇船游大明



明府城史话

济南的雅园饭庄

□魏敬群

湖，到了历下亭、北极阁、张公祠(张曜，即《老残游记》中之庄巡抚)、汇泉寺。风太大，我们不愿游铁公祠，就回到雅园吃饭。得诗一首：游大明湖 那里有大明湖！/只看见无数小湖田，无数芦堤，/把一片好湖光，/划分的七零八落！/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，/使游人把眼界放宽，/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，/超过这种种此疆彼界，/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！”雅园是一家地道的鲁菜馆，美食甚多，有胡适喜食的油爆双脆、炒腰花、溜肝尖等，以及用大明湖特产制成的奶汤茭白、锅塌蒲菜、水晶藕、炸荷花等。虽然享受着湖中美味，胡适却并不怎么领情。他即席酝酿了这首小诗，将大明湖好一通数落。

诗人臧克家1923年至1926年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，他在《吃的方面二三事》一文中这样写到雅园：“大明湖里，荷花中间，有不少蒲菜，挺着嫩绿的身子。逛过大明湖的游客，往往到岸上的一家饭馆里去吃饭。馆子不大，但有一样菜颇有名，这就是蒲菜炒肉。”并且说：“济南的烤整猪，蒲菜炒肉，我都尝过，至今皆有美好的回忆。”又一次提到雅园的烤乳猪。

嗣后，雅园改换门庭。周传铭《1927 济南快览》言：“庆升平 司家码头，夏季最盛，兼卖清茶，亦为酒席馆，系雅园之旧址。”

罗腾霄《1934 济南大观》在《中、西餐》一章，列有34家中餐馆，但却找不到庆升平的名

元好问：有心长作济南人

就是二十多天，在李辅之的陪同下，游遍了济南的山山水水，并写下了大量吟咏济南山水风物的诗文。据统计，在此期间，他共写诗文近二十首，《济南杂诗十首》及《济南行记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从《济南杂诗十首》中可以看到，元好问游历济南之广，西到匡山，东到华山，绣江，济南的山水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显然，篇幅短小的诗作还不能完全表达他的心情，便又根据他二十多天的经历写了《济南行记》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详细叙述了济南之行的缘起和游历济南的过程。

元好问刚开始到了齐河，在那里约了好友杜仲梁一起来济。到济南后，好友李辅之与同官权国器在历下亭摆酒为其接风洗尘。元好问描述了历下亭周边的风光：历下亭在一座府宅的后面，旁边还有环波亭、鹊山亭等亭台轩榭，水西亭之下便是大明湖，其源出舜井，其大占城府三分之一，秋荷方盛，红绿如绣……完全是一派江南风光！然而，元好问也看到，经过几十年的战乱，大明湖周边的建筑大多坍塌损毁，只剩一堆瓦砾，要是没有毁坏，没有哪里能比得上这里的楼观，此情此景让作者大发感慨。

作者站在北渚亭上，可以见到济南西北方向有五座孤立的山峰，有匡山、栗山、药山、鹊山和华山。也许是作者站得不够高，并没有看到历史上“齐烟九点”的盛景。那时赵孟頫还没有出生，但在元好问的笔下，《鹊华秋色》美景的雏形已徐徐展开了画卷。元好问在赞叹李白“兹山何俊秀，绿翠如芙蓉”的写照诗时，对华山“弥漫无际，遥望此山，如在水中”



字，大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关门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在县东巷北首又出现了一座雅园饭庄，亦为寇姓厨师所开。此雅园饭庄系平房，坐东朝西，进门穿堂可直达后厨。大门两边各悬“包办酒席”、“应时炒菜”的木幌，门内分包间、雅座，方桌长凳，比较简陋，可摆四五桌酒席。临街之东屋与厨房之间有一小院，常有人就在这里举办婚礼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住在雅园西边的南曾家桥街，经常路过雅园饭庄，看到举办婚宴的情景。新郎新娘有的坐着新式马来，封闭的车厢，两侧有门。每当马蹄嘤嘤，马车不疾不徐地驶近饭庄门口，总会响起一阵欢呼，坐在屋内的宾客都跑出来，涌到车前迎接。男男女女，衣着光鲜，簇拥着喜笑颜开的新郎和披着婚纱的新娘进入饭庄。不长时间，酒桌上的喧嚣声浪便传过街面，勾上人的馋虫来。寇延文老爷子是掌勺厨师，做得一手好鲁菜。酒席通常是海参席，海参扒肘子、清蒸鸡或鸭子、糖醋鱼是为三大件，其他有凉拌海蜇、海米黄瓜等四拼盘以及油爆鱼芹、奶汤冬笋等六行件和炒肉丝、金针肉等四炒菜。每当过去菜口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寇老爷子便急匆匆走出厨房，连围裙也来不及摘，几步来到小梁隅首和县东巷相交的斜角处。这里有一个消防栓，消防栓紧靠一个石头台子，摆上棋盘就可以开战。寇老爷子是“臭棋篓子”，棋艺比厨艺差远了，但是棋走得飞快，嘴里还不住嘟哝，催促对手快走。悔棋更是常见的事儿，有时不悔都不行，马别着腿就把人家的手吃了，人家不干。有时下着下着，有人来喊他回去炒菜，寇老爷子答应着却不起身，急脾气又变成了慢性子。再催时，他只好恋恋而去，终究还是炒菜餍客要紧。

记得邻居结婚时，我随家中大人去雅园吃过一次饭。吃的什么都已忘记，反正有鱼有肉，花样不少。厨房里，寇老爷子在灶前掂勺忙碌，时时听到他的有些发急的粗声大嗓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雅园早已拆除无踪，唯有寇老爷子急如星火的音容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的急脾气，该是烟火熏烤的吧！

的景致，也认为是历下城绝胜处。

元好问更钟情济南的泉与湖，曾数次寻访趵突泉。他在《济南行记》中写道：“此游至爆流者六、七，宿灵泉庵者三，泛大明湖者再。”只不过元好问那时看到的趵突泉“漫流为草木所壅，深及寻丈，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寸而已”，不像之前能上涌高达三尺；而为了一睹金线泉“纹若丝线”的奇观，元好问竟在泉边的灵泉庵内留宿三四日，然而到最后也没有如愿；那时的杜康泉已湮没不见；珍珠泉也已为张舍人园亭……

元好问对大明湖也情有独钟，曾多次泛舟大明湖，并写下很多有关大明湖的诗作。其中就有一首《泛舟大明湖》，其中一句“大明湖上一杯酒，昨日绣江眉睫间”，将大明湖的景和绣江的景融为一体。大明湖的美景让元好问流连忘返，为了能经常泛舟大明湖，元好问便希望自己能成为济南人：“看山看水自由身，著处题诗发兴新。日日扁舟藕花里，有心长作济南人。”

济南的湖光山色就这样给元好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希望重游济南、泛舟大明湖：“何时北渚亭边月，狼藉秋香拂画船。”即使不能“日日扁舟藕花里”，就是坐在泉边，捧上一杯泉水泡茶，慢悠悠地品着，度过半日时光，也是幸福满满，足可以慰平生了。元好问在《舜泉、效远祖道州府君体》诗中写的“便为泉上叟，怀饮终残年”，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！

在济南游历二十多天，就在元好问即将离开济南时，他也不忘再次泛舟大明湖，可惜好友杜仲梁因故没能前来，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济南，经齐河返回了冠县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齐鲁书店那角小楼

□张稚庐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出版界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。有几年，只要我还没阮囊羞涩，一个月总要去齐鲁书店一两 次。它坐落于三大马路纬四路，三大间门头，不过，里面摆着的尽是些大路货书，并无足观。你须出示证明信，往其后院去，沿一窄窄的青石楼梯拾阶而上，来到一间约30平米的旧屋，乃小楼一角，这里便是所谓“内部售书部”。三壁图书，全是“文革”后重印的古籍及现代名目繁多的社科类书。琳琅满目，一迈进店堂，我就感到亲切、愉快。一册册新书宛若一扇扇虚掩的小窗，每打开一扇，都会带我到一个新天地。寻寻觅觅，爬高蹲低，如鱼儿畅游在清溪里，忘掉了世间烦忧，像回到我久失的乐园。

可能家中先人薄有藏书的缘故吧，我从少年时便喜爱书籍，不幸这些摩挲多年的图书，竟在那日月失光，沧海横流的年代，一天之内几乎片纸无存。一时知交或遭焚掠而荡然无存者也不乏其人。此后，悠悠岁月，有时午夜梦回，冷月窥人，望着萧然四壁，每念及早已散失的书卷，不禁彷徨无措，孤愤莫诉。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曾说：“如果梅和鹤是隐士的妻和子，那么，书该是文人的挚友。”我思念我喜欢的书，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如此深情，谁能遣此？

没想到在齐鲁书店的小楼上，“天遂人愿”良慰平生，七八年间，我购书近五百册，有不少古籍。至于购书之乐，更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某次在屋角找到一册《丰子恺漫画》，这是一本四寸见方厚厚的小书，纸白如玉，扉页上有俞平伯题词：“一片片落英，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当我看到《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》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凉如水》几人相忆在江楼》等幅时，十分惊喜，它勾起我飘逝的旧梦：少时家中有间闲屋子，破竹床上堆着些发黄的旧杂志，我常去乱翻一阵，这些画曾在那里见过，大概还是初版。今番重睹，如沧桑后见故人，前尘梦影，恍如眼前，今昔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
尤令我感慨不已的是，曾陆续购到由岳麓书社印行，钟叔河先生校点的周作人著作，如《苦竹杂记》《苦茶随笔》《风雨谈》《秉烛谈》《夜读抄》等十几种。这些书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即已绝版，如今赫然在架。真是时移世易，起码能“君子不以人废言”了。想想浩劫伊始，四海翻腾之中，似乎要把民间旧书统统付之一炬。望着这崭新的“禁书”，嘴角不禁浮出一丝微笑。提着几册“禁书”走出书店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街树上，晚风吹衣，蹒跚归去，乃人生一乐。

当年，购书有“内外之别”，读书也人以群分，显然是防微杜渐，用心良苦，可终为人诟病，贻人之笑柄。随着形势开放，1986年春，“内部售书部”撤柜，至此国内出版物完全公开出售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李建设

“平生鱼鸟最相亲，梦寐烟霞卜四邻。羡慕济南山水好，几时真作卷中人。”这首诗的作者，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元好问，他是如此羡慕济南的好山水，以至于“日日扁舟藕花里，有心长作济南人”。诗里诗外都流露出对济南的热爱。

元好问曾先后数次来过济南，每次都不遗余力地写下赞美济南山水的诗篇，有些诗句已成了宣传介绍济南的金字招牌，元好问俨然成了济南的最佳代言人。济南给了元好问怎样的印象，让他有心要做一名济南人呢？元好问第一次与济南结缘，是在他幼年时期。元好问的叔父膝下无子，于是在他出生七个月 后，便过继给了叔父元格。1194年，元格调任山东掖县，四岁的元好问随叔父赴任时经过济南，但那时对年幼的元好问来说，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，只记得济南城府很大。后来，听人谈及济南风物之美，以没能一游成为他的人生憾事。对于这一往事，元好问始终耿耿于怀，四十二年后，他终于得偿所愿，游历了济南，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自己的欣喜之情：“儿时曾过济南城，暗算存亡只自惊。四十二年弹指过，只疑行处是前生。”

想不到，济南的成行还要拜亡国之臣的囚犯身份所赐，1233年，金朝灭亡，作为亡国之臣的元好问一家被蒙古兵俘获，押往山东聊城看管。元好问在辗转聊城和冠县羁押软禁期间，幸被爱才惜才的冠县县令赵锡救出，安置其在冠县安家，行动自由。1235年，元好问接受在济南为官的好友李辅之邀请，从冠县经齐河过黄河来到济南，距上次年幼经过济南已是四十二年之后了。在济南，元好问一待